三农

说说土地流转这些事

瞿长福

这两年，农村土地流转话题热度很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之后，土地流转既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也成为各地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着力探索的重要内容。

很多人因此以为，农村土地流转就是这两年才发生的事情；更有一些人以为，要像前几年抓房地产市场机遇一样，抓紧农村土地流转这一波机遇，市场行情机不可失。在这种意识里，土地流转不过是新一轮土地市场启动的代名词。其实，无论在农民生产生活实际中，还是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土地流转并非始自今日去年，更不是要启动所谓新一轮土地市场。

在上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群逐步扩大、种地收入尤其是种粮收入下降，加上税费负担年复一年，农民种地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私下进行土地流转的事情各地都有。或亲友之间相互委托耕种，或邻里之间代为看管，弃耕抛荒也没少发生，一些村民“捡田种”就是这样来的。可见，农村土地流转由来已久，只不过当时是民间自发流转，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

2002年下半年，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提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同时，这部法律还对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这是农村土地流转正式在法律中得到体现规范。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对农村土地流转起到了规范作用，加之随后启动农村税费改革等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地价值受到重视，农地抛荒得到有效遏制，但农地流转还没有大规模普遍发生。

2013年，农地流转出现新的变化。当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文件的出台，对正在较为广泛发生的农地流转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农业部统计显示，当年底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达到总承包地26%以上。

为什么这个时期农地流转会较为普遍地发生呢？这与我国国情农情变化有关。简单地说，在农业外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可能让大量劳动力聚集在农村，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也对农业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不行；在农业内部，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在没有减轻的同时，还面临劳动力减少、成本增加、资源紧张、效益不高等多种压力，必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效率和效益，否则，种地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及时提出了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战略举措。因为顺应了国情农情的新变化，以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为特征的土地流转在实践中得到农民支持，土地流转得以健康推进。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流转是一个自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与农业发展要求、农村环境变化、农民对土地的认识直接相关。早了不行，条件不成熟，农民不接受；晚了不行，耽误了时机，现代农业不等人。

厘清这一变化过程，对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探索推动的农村土地流转很有益处。比如，土地流转速度多快合适，要与农民的接受程度一致，不能人为设置进度指标，更不能搞考核、搞攀比；土地流转的规模多大合适，不是越大越经济，也不是越大越有面子，这与大户经营能力有关，与当地基础设施条件有关；农地流转更不是启动新一轮土地市场，不搞农业而去圈地囤地，只会得不偿失。

三农时评

连线

田间经理忙

本报记者 杜 芳

王志全是四川崇州市隆兴镇远近闻名的大忙人，今年他被杨柳、志全、石马三个土地合作社选为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土地面积超过1800亩。刚忙完春耕育苗，插秧生产的事又要统筹安排，每天王志全的电话都响个不停。

去年王志全管理的合作社水稻亩产比未入社农户平均每亩增加70公斤，入社社员平均每亩分红897元，比未入社农户每亩多收入400元以上。2年来，合作社生产水稻2.2万公斤，除去部分用于社员分配外，其余全部出售给国家粮食储备库。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四川省成都市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积极探索。对于这些经理人而言，务农就是他们的职业，他们与合作社社员进行协商，签订产量、费用、奖赔协议，采取每年用一定量的干稻谷保底分红，除去成本后的纯收益按照比例进行2次分红。

合作社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负责决策“种什么”，经理人则负责“怎样种”、“如何种”，提出具体实施意见、生产成本预算、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执行，使农田初步实现专业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

成都市副市长谢瑞武说，成都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各类经营主体的资金扶持力度，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涉农行业协会扶持资金分别达到3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300万元，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达到800万元。

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作用。2013年，成都新发展农民合作社561家，累计3519家；新培训农业职业经理人2500人，累计达到7500人。

信用解农难

本报记者 祝君壁 通讯员 董业勖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张华镇何庙村村民刘宝国在平原县农村信用社扶持下建起了两个西红柿大棚，一年纯收入达到了5万元。“多亏了信用社的‘二一二’富民工程，给我贷款3万元，还给我送技术。”刘宝国高兴地对记者说。

近两年，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在全县实施了“二一二”富民工程，选择200个领导班子强、村风正、农民思想开放、信用程度高的村，从中挑选1万户有文化、懂科技、创业精神强的农户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帮助他们每户发展一个种植、养殖或加工项目，使他们在3年内每户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元。

在实施这一工程中，平原县农村信用社80多名客户经理采取分片包村、包户，负责对扶持户进行信用考察，送信息、贷款上门，帮助选定致富项目。同时，还定期邀请省市县种养专家和技术人员，进村入户送技术。2年来，全县累计发放贷款15亿元，扶持起蔬菜种植大户6000多户，肉蛋鸡、鸭、猪、牛养殖大户3000多户，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专业户1500多户，大型运输和工商户2000多户，扶持户人均纯收入已达15000多元。

乡村美起来

甘肃省康县自2010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已建成172个美丽乡村，完成了这些乡村的农网改造、房屋风貌改造、庭院改造、危旧房改造和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建成了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村民休闲广场和花园景观，配套了小超市、卫生室、理发室、读书室，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

截至目前，康县350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用电实现了“户户通、城乡同价”，安全用水覆盖率已达78%。图为几个孩子在康县白杨乡吊石坝村的健身器械上玩耍。

新华社记者 张 锰摄

□ 本报记者 张 雪 瞿长福

看看谁在干农活

——新型职业农民系列调研

从山东一路奔向安徽，田里的麦子长势正好。如今的田里，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大多长于农村，但有别于传统农民，他们会种田、善学习，有干劲、头脑活，他们耕耘几百甚至上千亩农田，规模经营让他们自己和周围农民的生活、农村的面貌逐渐发生改变，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是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

对于土地流转，对于发生在田地里的变化，对于自己生活的喜与忧，他们都有话说——

江西省积极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各试点县把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骨干、回乡务农创业的农民工、退役军人和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等作为重点培养认定对象，选择水稻、生猪、蔬菜、脐橙、食用菌等主导产业，分批培养认定。目前，全省已经培训新型职业农民5000余人，认定2000余人。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渴望新技术的大户

贾维涛

山东济宁市汶上县次丘镇河里村粮食种植大户

“我们镇最早出现‘土地流转’是1999年前后，但那应该不算严格意义的土地流转。当时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要撂荒的田就交给邻居、亲戚代种，给钱不给钱都行。真正大规模的流转在2009年前后开始。”说话的山东汉子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声音洪亮，穿一身休闲西装，像农民又不像农民。他叫贾维涛，目前流转了1600多亩地，种植玉米和小麦。

贾维涛家里弟兄三人，两个外出打工，留下种庄稼的只有他。高中毕业后，贾维涛倒腾过农资，生意虽小，收入还过得去，把心思从经商转回种田缘自一次偶然。2007年，河里村将1600亩试验田分给了16个村小组，有的组离试验田太远，不便种植管理。贾维涛看准了这个机会。“规模种田对种子、化肥的消耗大，走批发价可以把生产成本降下来，种田的收益应该还可以。”凭着模糊的概念，他第一次流转了140亩地。

贾维涛自家有11亩农田。过去种“小田”和现在种“大田”有何区别？“种小田的反倒粗放了。”他说，“一般家庭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收入不差，家里的几亩田，就是‘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反倒是规模经营后，大户更愿意花心思精耕细作。”贾维涛举了个简单的例子，玉米正常9月下旬开始收割，晚收一周亩产增加100斤，对于他来说，总共可以增产16万斤。而小户对关键时间点的把握显得并不上心。规模经营后，贾维涛更渴望掌握新技术、新农机。一亩地里可以忽略的改变，却能在上千亩的沃土上放大后显现。

当然，放大的不只是收益，还有风险。“去年我有80多亩地被水淹了，还好农业保险给每亩赔付了140元，算是把生产资料的投入补上了。”贾维涛说，不知何时到来的自然灾害是他们最怕的。“农业保险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大户想多上，现在的问题是，政策性保险的起赔标准太高，商业保险的选择余地又太小。”

去年，1600亩土地给贾维涛带来了80多万元的纯收入。这让他感到当年模糊选择的道路应该坚定地走下去：“未来三年，我还想再流转5000亩地！”

逼出来的联合体

李清武

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负责人

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灰古镇打听，附近的农民会告诉你：“我们这儿有个‘大院’，把地交给‘大院’种，省心、产量高、收入稳定。”“大院”的官称叫“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负责人是李清武。

李清武个子瘦小，皮肤黑，微驼着背，2011年从蚌埠北上宿州。如今提起李清武，附近的农民对他竖大拇指认可，可一开始，这位异乡人得到的是一片质疑。看中的1000亩地，只有一半的村民愿意流转给他。

“种不种得好，咱三年后见！”李清武心气很高，可困难偏就找上他。“一下种1000亩地，种、收、管都成了问题。我们需要人和机器的时候，大家都需要，急得我们熬通宵也干不完。”险些绝收的结果，逼着李清武开始动脑筋。规模经营要节约成本，要提高效率，靠自己单打独斗到不了位，得发展“联合体”一起挤成本，抢效率。

2012年7月，逼出来的“联合体”成立了。由龙头企业淮河种业提供生产资料，以优于市场价负责农产品收购，下面联合种植、农机等10家专业合作社，承担耕、种、管、收全程生产服务，由18家家庭农场负责土地流转，按标准规模耕种农作物。目前，联合体流转的土地面积有4000多亩，托管的土地面积达1万多亩。

由一艘船，到一个舰队，联合体的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上了一个等级。李清武说，联合体种一亩地的成本比一般家庭平均低200元左右。成本降了，粮食种得还好了。“去年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我们的玉米几乎没受影响。因为我们把秸秆连年还田，讲究耕种技术，玉米根扎得深。”算下来，联合体的小麦比一般家庭平均亩产增加50公斤，玉米增加100公斤。

联合体的步子迈得快，原来的水利等基础设施跟不上了。“基础设施要赶紧跟着升级才行！”李清武说。

缺劳动力的合作社

陈思忠

山东泰安市肥城东兴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见到陈思忠的那天，天空飘着细雨。老陈一边品茶一边招呼我们：“尝尝我们今年的新茶，味道香！”老陈心里高兴，把茶叶卖掉，东兴茶叶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该有分红了。

陈思忠的另一个身份是泰安市肥城东关居村村书记。东关居是一个挖煤塌陷搬迁村，村里的700多亩耕地在2009年整建制流转给了一家公司发展规模种植。为解决土地流转后的就业问题，老陈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生态有机茶，先种30亩，试验大棚种植技术，解决北方茶叶越冬问题，成功后，村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决定扩大种植面积。

综合考察土壤、水质等因素，合作社选择在张花、河口、天花三个村流转200亩土地。三个村地处山区，种田基本属于靠天吃饭，开始流转村里提出每亩地600元流转费，但陈思忠提出每亩750元。“很多人自己种一亩地的收入都低于这个数字。我们愿意多出钱，给老百姓多些稳定的收入。”陈思忠说。

茶园面积慢慢扩大，需要的人手多起来。“忙的时候一天需要150个到200个工，闲的时候也要30到40个工。”老陈说，村民到茶园打工，一天可以领到40元，一年下来也能赚1万元左右，在流转费用之外，又能多一些收入。

虽然如此，如今茶园发展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用工问题。“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我们在三个村勉强雇到了150多个人，其中60岁的超过20个，还有30个身体有残疾。下一步，我都考虑到矿区招工人来兼职了。”老陈说。

如今，一家集茶叶加工、销售、研发为一体的公司依托合作社慢慢发展起来了。老陈说，经营好这家企业，可以给茶叶打品牌、拓销路，公司纯利润的10%将返还合作社给社员二次分红。“规模种茶也好，走产业化的路也好，说到底，不都是想给村民多带点儿收益嘛。”

本版编辑 刘 佳